

钱眼识人

微茫的声响

早闻狄声

被算计的真实

还得是《再见爱人》，刚刚上线两期节目，已经足够让气愤观众拧成一条麻绳：杨子的话，千万别听，就算听了，也别当回事。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子，远远超越了一般编剧所能想象的天花板：一见到陌生人就开启无休无止的自吹自擂，明知有摄像机依然堂而皇之藏手机，被抓包了还面不改色当面撒谎，对年轻的女摄影发出各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提问……

但要说黄圣依真的是人到中年才从笼中觉醒，又难免觉得不通顺：这太像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剧本：出身高知家庭的美貌少女，以高起点惊艳娱乐圈。在她与经纪公司拉扯的关键时刻，出手阔绰的霸道总裁从天而降，既有“钞能力”又足够嘘寒问暖，为她解决各类问题，让她养尊处优。时光匆匆，等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驯服到失去自我，已经是人到中年沦为直播间背景板的时刻，她幡然醒悟，试图出走……

成立吗？从善意的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极具教育意义的版本——警惕你身边的“杨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但翻一翻早年的娱乐新闻，不难发现，这对一起走过17年婚姻的夫妇，多少有点同气共类。他们是上下级，也是忠实的生意伙伴，一起为了“有钱花”这个目标不顾嘲笑勇往直前。

就像今天网友“考古”所知，这些年，黄圣依该配合杨子撒的谎、该配合公司做的秀，一个都不少。在他们承认婚姻关系之前的许多年，被发现尚未离婚的杨子一再花式表现“真性情”，怒骂“无良媒体”冤枉黄圣依；而黄圣依永远在媒体采访中顾左右而言他地否认。等到2017年时过境迁了，两个人又大摇大摆一起幸幸福庆“结婚十周年”。

更著名的故事发生在2015年，杨子对外宣布黄圣依受邀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还要和汤姆·汉克斯一起走红毯，最终却闹出“礼服丢失”“晕倒送医”“邀请函造假”等一系列离谱故事。最近几年，这对“霸道总裁”和“豪门娇妻”还共同转战短视频和直播间，黄圣依拍了一系列陪婆婆剥玉米的短视频，也会打扮成“七仙女”在直播间老老实实当陪衬。

能演丑角的花旦，往往有点功底。节目中黄圣依的厌烦与黯淡，不似作伪。能分分合合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配合着成为笑话本身，照见了她的纠结——舍不得拥有的一切，也痛苦于无法展翅高飞。要得太多，注定疲惫，时常造作。

还是观众最难啊，无论节目结束后两人是真的一拍两散，还是又被证明是一次表演，每一期咬牙切齿的真心都可能错付——不是说有剧本，而是顺势而为也可能是算计。17年过去，杨子早已不是当年的杨子，何妨让他在节目中展露叫人厌恶的真实，换取黄圣依带着大受欢迎的“觉醒人设”重回市场？更何况，骂声之于他恰是汹涌流量。至于她，回归后有几分真本事，又是后话了。

钱德勒
媒体人韩松落
作家长风新
媒体人曾原秋
媒体人

最近，老戏骨范伟凭借《漫长的季节》获得金鹰节“视帝”荣誉，我是觉得这部剧让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熄火了，因为它已经穷其表达，关于时代与个人的对话已经贴面贴肉戳骨了，最后的答案也只能再多无奈都惘然，别回头，往前看。

即将在艺术院线发行的国产片《老枪》让我看到的或全程目不转睛，毫无困意，那说明它留住我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就是它把东北题材散发的一些文艺情怀嫁接到香港电影枪战类型片上，就产生新的味道。黑夜下的保卫科干部，让我想起杜琪峰的《PTU》，结尾悍匪与保卫科的枪战又让我想起《枪火》。很显然这是演员祖峰真正意义上的大男主作品，他扮演的退役射击运动员，蜗居陋室，与爱慕的女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后觉悟暴起，捍卫心中的正义。

枪，大概是最经常用在男性视角的文艺片题材里，它自动与男性生理心理的尊严相关，寻找或者打响自己的一把枪，就是很经典的故事模型。这一次本来也有点俗套，但是演员的加持作

用很强，祖峰把文戏演得有蠢蠢欲动的闷骚感，又把动作戏演得浪漫和理想主义，最后一枪的站姿，与巴黎奥运会出圈的土耳其射击大叔比帅，也不输的。估计不少观众在枪战之前对比较长的文戏觉得不耐烦，我倒觉得还好，因为前面的暗涌流动和拉扯，是一个卡在过去现在的男人寻找身份的过程，在同事面前他希望自己是体面正义的，在情人面前他是含羞的，在情人儿子面前他在模拟父亲的感觉，是父子是兄弟更是师徒，这几种关系叠在一个人身上，就会觉得分分钟释放情绪信号，这个男人想法凌乱。

电影的美术还原了让我熟悉亲切的质感。两个细节印象深刻，一个是永远黑漆漆的职工楼过道，因为那时候每个工人兄弟家庭都不富裕，谁都不愿意分摊公共电费，直到有了商业小区概念之后，那时候手电筒是每晚要用的；然后就是少年跟厂干部扭打的公厕，干部在蹲坑上的动作，地上的纸团，不远处的小便槽，我感觉都能闻到味儿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公厕。东北题材本

花言峭语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过一种原创的生活

2024年10月21日下午，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魏思孝的《土广寸木》获得首奖。

本届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原创文学的原创性在哪里”，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它揭示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存在的必要性。

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科幻片《超时空接触》里，人类倾尽所有的财富和技术，制造了一个和外星人接触的机会，并让女主角作为人类代表，向外星人提出了若干问题，而外星人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他们也不是创造者，而是继承者。这个故事，或许就是现在的人类对自己处境的映射。人类写到今天，似乎已经必然是“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了，在这种大趋势下，写作者如何维系自己的“原创者”身份，如何寻找写作中的原创因素，而不仅仅甘于做一个“继承者”，顺势走向“轻”却不甘于“轻”，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入围和获奖者，都非常年轻，在这个时代里，他们的原创性，就体现在对原创性的追求上，如评委之一的双雪涛说的：“（原创性）就是原创的意图。”

童末在2016年开始做相关研究，在2017年去凉山深入探访了一个月，此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大地中心的人》。童末的原创性，就来自不断探访和叩击历史和现实的第一线，“对自然

的、未经反思的原初经验的批判和变形”，找到自己的艺术的内在逻辑，并再造现实。另一位入围作家大头马也是用各种方式来和写作和生活贴近，甚至肉搏，为了写小说，在刑警队“卧底”三年，在动物园当志愿者喂动物，跑马拉松，并且跑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后来还曾开网约车。大头马的原创性，或许就来自这种很容易被当做好奇心的驱动力，以及和生活贴身肉搏，榨干生活的最后一点新奇和神秘感的热情。

魏思孝出生在山东淄博，他的乡村经验，来自他自小生活的村庄，也来自他离开农村再回到农村之后，以写作者的目光对村庄的再认识。他的“村庄”其实有两个，有两重，两重村庄互相补充。魏思孝也就带着他的认识和再认识，在写作的间隙，在需要补充养料的时候，一次次回到乡村：“像进货一样。”——他在颁奖礼上回答梁文道的提问时的说法。这也是“原创性”的另一个来处，对生活的认识和再认识，对经验的经验和再经验。郑小驴的《南方巴赫》是一本建立在“一手经验”基础上的小说集，从南方到北方，从军营到矿山，小城小镇，废墟山洞，各种气息浓重的人物陆续登场，出走、归来、歇息，但最后都无一例外，投身某个深渊，某个黑洞。

顾湘则代表了另一种“原创性”。她的小说集《老实好人》收录了十一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是

她从2017年开始陆陆续续写下的。她并不急于寻找故事，也不急于书写传奇性的故事，知行合一，自己和自己创造的文字合一，这也是一种原创性。组成她的那些元素稍有差异，最后组成的也就不是她。而且，因为她的清淡，这些微小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差异。

2024年，写作者也好，出版业也罢，其实都正在困难时期。文学可能真的死了。但是文学或者小说在它死亡之前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塑造了人类文明，悉心打磨了一套叙事模式和叙事方法，交到了人类手里。到了这份上，文学或者小说死不死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它几乎已经无处不在了。

文学之所以死掉，可能也是因为它无处不在造成的。它不再是人类巫师、史诗传承人、叙事精英手里的神秘武器，变成了人类的普遍的潜意识，那它就非死不可。

就像《普罗米修斯》里，外星人来到地球，把自己的基因散布到江河湖海，塑造了人类基因。于是我都忘了，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死亡。在此基础上，每一点改变或者损毁，每一点融汇或者出离，都是原创，这是另外一种轮回重生。

情人看剑

当人工智能学会爱

上月面世的两部电影，《荒野机器人》与《屈从》，前一部是梦工场动画，后一部是梅根·福克斯主演的科幻惊悚片，二者不约而同地讲到AI机器人的“反水”，前者彰显母爱与善良，后者则是走向疯狂杀戮，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很能代表此时此刻对于人工智能的两极态度。

《荒野机器人》改编自皮特·布朗的同名畅销书，讲的是AI机器人罗斯意外流落荒岛，不得不改变程序预设的任务，开始抚养一只小灰雁。作为一个机器人，它大胆修正自带程序，转头自学情感，相当于一个不务正业的“叛徒”。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是学习如何当好一个妈妈的角色，可说是含辛茹苦，一步一步让一个破壳而出的小

鸟终于飞上天空。电影打动人心之处也是在这些套路，因为讲的都是人之常情。纸接情深，足以冲破各种藩篱，小灰雁那声讲不出口的“妈妈，我爱你”，始终牵动人心；看着小灰雁终于加入雁群远去，那个在悬崖上目送其背影的罗斯，早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母亲。

另一部电影《屈从》，还有一个台湾地区译名叫《超完美家政妇》。梅根·福克斯饰演的冷艳AI机器人，进入一个家庭，协助男主人打理家务。主人重启它时允许修改代码协议，这相当于给孙悟空解除了紧箍咒，这个AI机器人如同魔女上身，开始邪恶计划，意图全面接管这个家庭当贤妻良母。这个角色不需要梅根给出太多表情，倒有蛇蝎美人的冰冷感，只是过于僵硬时，又会带来“恐怖谷效应”，确有惊悚观感。

两部电影大相径庭的故事设定，恰也昭示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犹豫态度。它们会是推动人类变革、社会进步的一股正面力量吗？就像“荒野机器人”不仅培养出了一个少年英雄，更让荒岛上的动物们和谐相处；又或者，它们会像梅根饰演的机器人那样，一旦失控，就会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万夫莫敌，杀人眨眼，实在让人惊恐。这样

的追问已经持续多年，答案没有水落石出，是因为人类还在漫长的行进与探索当中。

更需要关注的对象，也包括人类自己。人工智能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来的是人类的真实画像。《荒野机器人》里那个就像人类社会缩影的动物世界，原本彼此之间充满戒备与敌意，最后在机器人的力挽狂澜下，度过漫长寒冬，《屈从》里男主人的种种压力与弱点，更被机器人洞察得一清二楚。

最终挽救人类的是什么，不是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而是爱，如同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十二音节》里说，“提高智力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正如科技也解决不了人类的困境。我们的缺陷根本与思考能力无关。我们的问题在于爱。”

当一个机器人学会了爱时，它便拥有了远超过程序设定的巨大能量。谁说无爱一身轻，荒野机器人未尝不是在对人类旁敲侧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